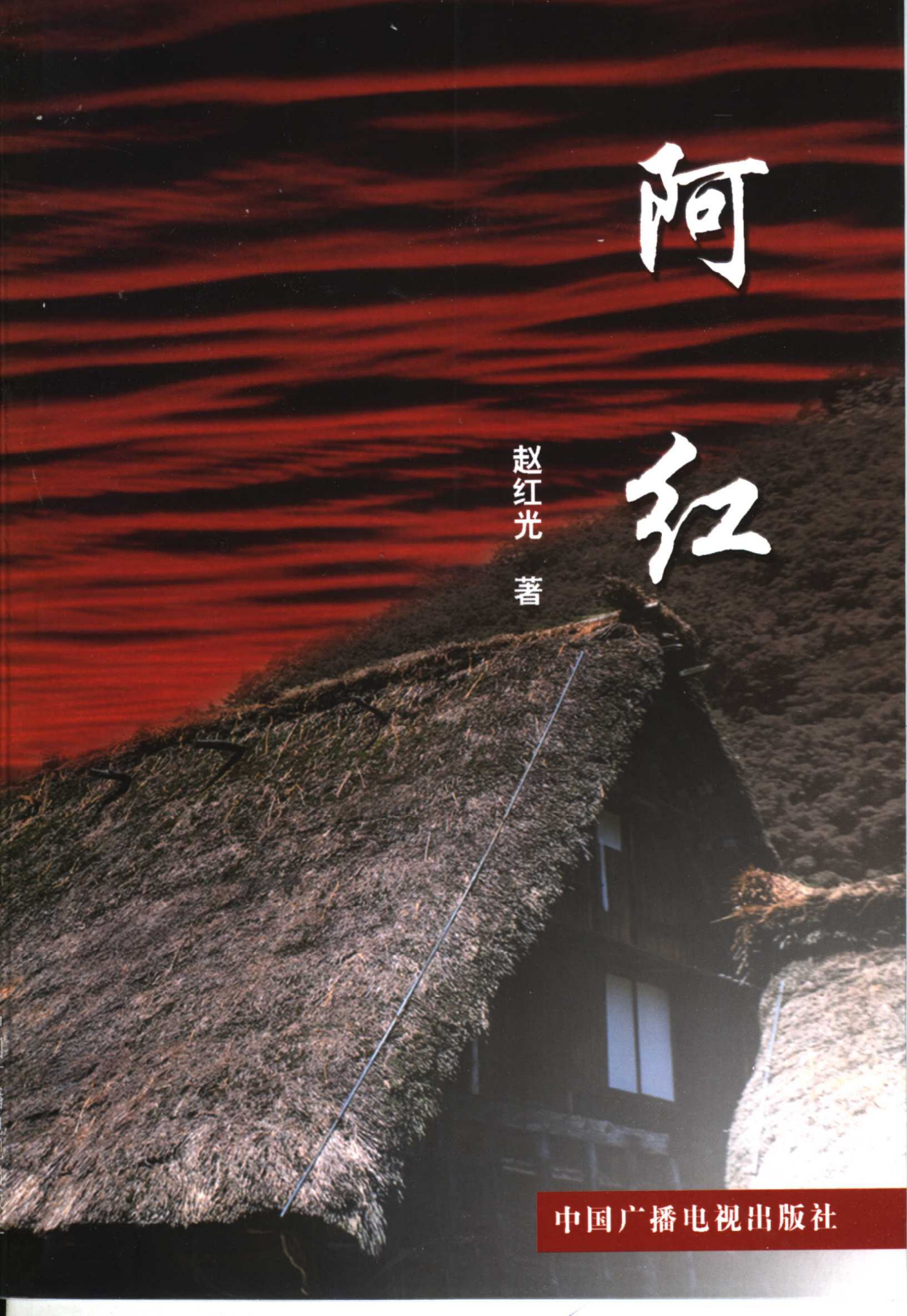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house with a thick thatched roof. The house is dark, with a few windows visible. The sky above is a deep, layered red,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evocat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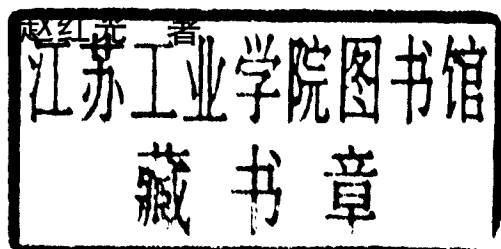
阿

红

赵红光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阿 红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红 / 赵红光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 10

ISBN 7-5043-4400-1

I. 阿… II. 赵…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G229.27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1994 号

阿 红

- 作 者 赵红光
责任编辑 刘跃钊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省长清区灵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4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4400-1/G·1725
定 价 9.6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审读和“修缮”完赵红光同志的小说《阿红》的。这不是因为我感情脆弱，也不是作者本人有特别的“催泪”手段，而是因为它十分真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的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具有震撼今人和启发“猎奇回味”的“泪点”；读完《阿红》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而当年进行革命战争的共产党人是谁呢？就是无数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也就是我们许许多多人的父辈或祖辈。我相信这许许多多的人为了民族复兴的大业，都是需要寻找自己父辈、祖辈的生活踪迹而以史为鉴、洁身自爱的。

对于如今少数脱离群众、沉湎于花天酒地、买官卖官、以腐败为荣耀的人来说，是否懂得我们的新中国，是老一辈革命者浴血奋战用无数烈士的鲜血换来的，信不信？你不妨读一读这篇《阿红》！

如今年已七十有五的赵红光同志，离休前是一位比较有成就的内科副主任医师和资格很老的卫生行政干部，他曾经是我的老领导和老同事。他一向以忠诚、睿智、务实、勤苦和平易近人而著称于工作圈和生活圈，与他相处总有一种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充满希望的依托。过去，我知道他是一名出色的新四军战士，知道他在幼年时期吃过不少苦头，但真正了解他的苦大仇深、真正知道他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还是在他撰写的小说《阿红》上。与其说这是一篇自传体的小说，宁可以说这是一部赋予它文学作品之形式、具有一定文学欣赏价值的血泪史和革命史。因为它原生态地再现了那个令人痛恨的时代，如实地再现了火热的战斗情景。而文学作品最需要的就是真实，真实，永远都是文学作品的生命。

小说对“田屋”的描写是很成功的。仅仅一个“田屋”就足足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穷人穷到了什么份上。阿红的“母亲”勤劳善良且信奉基督

教，她在病重时，从“田屋”送走了两个不懂事的儿子。把大儿子送到地主家放牛，把小儿子送进了孤儿院，然后她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她死后被埋葬在什么地方？后来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这不只是阿红母亲的悲壮遭遇，千千万万个母亲、千千万万个女性，还不都是处在此种“死无葬身之地”的社会最底层！这不是作者杜撰的故事情节，而是他的亲身体验。它透视出了作者强烈的人性化观点和对母亲深情的怀念。结论是，“我的母亲很伟大”。呃，引伸一下，我们的母亲很伟大！

困兽犹斗、何同人乎？于是，抗击日寇侵略、打击与鬼子沆瀣一气的伪军，就成了包括孤儿院孤儿们在内的全国人民的一大愿望，大部分人踊跃参加革命、参加新四军，就是在所难免的了。小说对阿红的战斗历程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描述，浓墨重彩的穿插描绘了主人翁与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哥哥、姐姐的联系，用通信的手段把浓重的兄弟情谊、姐弟情谊，把如漆如胶的人情味镶嵌其中。从而成为小说的一条思乡之情的主线，贯彻始终。直到末尾了，兄弟团聚了，又不得不分离，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倍觉辛酸。这就有效的避免了枯燥无味的急行军，绕过了单调的飞机大炮不

断轰鸣的旧模式，从而，获得了文学作品必须要表现生活的创作成就。

即使是在战斗场面的描写中，作者也没有夹带“报喜不报忧”的稗莠，而是在写“我们胜利了”的同时，也写“这一仗没打好”，也写自己的“狼狈”。不论是写解放战争还是写抗美援朝战争都是这样，都体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特定的环境中，部队战士“偷了”老百姓的一双鞋穿，“硬牵了”老百姓的一头牛，“偷吃了”老百姓的食品等，都写得实实在在、活灵活现。既弘扬了主旋律，又反映了客观实际。按我看，这种实事求是的写法，这种“不说谎话”的风格，给作品带来的不是“英雄化”的神奇效果，而是“大众化”的艺术魅力。而这种魅力，正是文学作品的精神食粮。

所以，小说《阿红》虽然是真实的历史写照，看不出虚构的成分，但他完全区别于一般化的回忆录。“催泪”的苦难岁月、火热的战斗场面，早已有许多回忆录式的文章写得很多也很深透。可是，如此真实、如此感人的，并非篇篇皆是。有的回忆录，枯燥乏味，旧调重弹，如同对年轻人进行一次忆苦思甜般的重复教育，与现代化中一些人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所以便远离了读者，

远离了青年人。而《阿红》的风格，在不媚俗、不折腰的前提下，有效的摆脱了旧模式的束缚，成为脱俗趋雅的独秀之作，显现出江南才子的靓靓才气。

当然，由于作者毕竟是年老初试写作，在结构布局上略显生疏，对于文学艺术的理解还有待商榷，因而在一些需要扩展开来写的地方没能扩写，对于一些可以略写的地方却笔墨臃肿，执著的拒绝虚构可虚之处，使作品的艺术视点和深度还不够到位，致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障碍了小说对文学艺术的扩展。

不过，正因为如此，也赋予了作品更高的可信性和一定的史料性。所以，《阿红》仍不失为一部比较成功的中篇小说。

是为序。

王其学

2005年八月五日于济南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20)
第三章	(32)
第四章	(47)
第五章	(63)
第六章	(88)
第七章	(95)
第八章	(99)
后 记	(104)

第一章

一九三零年腊月二十三日，我出生在浙江余姚城内桐家桥我的外祖父家。此时，姐姐已出嫁，我家有奶奶、父亲、母亲和哥哥四口人，寄居在外祖父家，靠父亲打长工养家度日，生活相当困难，如今母亲又生下了我，这更给全家增添了烦恼。母亲生我的那年已四十岁了，生下我以后就感冒发烧、身体虚弱，所以就没有奶水，饿得我哇哇啼哭，还是奶奶煮了米汤，一口、一口喂我长大的。

不久，外公、外婆先后过世，我们一家五口不能再寄居在这里了。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举家搬回老家即麻弄赵家，住进了“田屋”里。我家住的“田屋”在村东约一里许，有条田埂小道

与赵家村相通。早年，赵家地主兴旺，为方便种田，在稻田中央盖了几间房子，放些农具、堆些稻谷。如今地主败落，房屋空着，这里房租便宜，我们就搬来居住了。

田屋年久失修，院墙倒塌，房顶漏雨，院内院外一片杂草，房后面有一片竹林，竹林后面有条小河，周围是大片的稻田，显得十分荒凉、破旧。经过父母一番整修，虽能勉强住人，但一遇到下雨天气，我们全家人就遭殃了，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了，屋里还要下。室内一片泥泞，又湿又滑，这就苦了我奶奶。她一双小脚，又上了年纪，平时走路都走不稳当，在这泥泞潮湿的地面上蹈来蹈去，真是艰难。

黄梅季节，阴雨连绵，室内泥土地面到处长满了青苔。老鼠在室内打了许多洞，天渐渐热起来，苍蝇成群结队，蟑螂满锅台乱爬。黑夜里臭虫从墙缝里爬出来，咬得浑身痛痒，睡不好觉。夏末秋初，成群的蚊子又开始肆虐。蛇在院子里爬来爬去，有时候会盘睡在我们的床上，把我吓得哭不出人声来。每到夜晚，草丛中昆虫齐鸣，稻田里蛙声鼓噪。这里的环境太荒凉了。我们一家提心吊胆、日夜不安的在这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艰难的度日。

父亲在地主家当长工，很少回家，我们一家人靠父亲微薄的收入过日子，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为了省粮食，母亲弄来地瓜干、白菜叶、苜蓿草，掺在米里煮粥喝。母亲还经常领哥哥和我，到坟地里去拔野葱，去小河边挖慈姑，在田埂上摘野菜，用这些东西来代替粮食充饥。在餐桌上，一年到头除了盐冬瓜、咸萝卜，根本见不到一点油水。就算逢年过节，也不过盐水煮白菜，加上一点萝卜干就觉得很满足了。

住进田屋第二年，房东来要房租了，房东是父亲的远房叔叔。母亲没有钱交房租，只好一口一个阿叔的哀求。但是那“阿叔”仍旧虎着脸，临走时留下了一句话：“你在七天内把房租交上，不然就搬出去！”已近深秋，眼看冬季将临，搬出去怎么办？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将两床过冬用的棉被拿到陆家埠镇当铺里换了钱才把房租交上。母亲说：没有被子可以睡稻草，没有房子住冬天就会冻死的。

冬天来了，白天可以找一个背风的地方晒太阳，到了晚上，睡觉成了大问题，棉被在当铺里，没钱拿不回来，我们一家四口只好睡稻草。我们将稻草堆在灶坑里，奶奶、妈妈、哥哥和我们都钻进稻草垛里面睡，我和哥哥在中间，奶奶和妈妈

睡在两边。到了半夜里，冻得我哭着叫妈，妈就把我搂在怀里，用她的体温来温暖我冻得发抖的躯体。

冬天过去了，妈妈为了增加收入，减轻家庭负担，就去李家庄地主家当佣人去了，“田屋”里就剩下我们祖孙三人。本来就十分荒凉的“田屋”，如今就显得更加荒凉寂寞了。那年我只有三岁，什么事也不懂，哥哥也只有六岁，他也不懂事，可奶奶都快七十岁的人了，奶奶偌大年纪，照看两个不懂事的孩子，谈何容易？好在穷人的孩子不娇贵，一天到晚任凭我兄弟俩到处撒野玩耍。

哥哥叫阿连，比我长三岁，我叫阿红。天气转暖了，身上的破棉袄穿不住了，又没有其他的衣服换，我俩就脱掉破棉袄，一丝不挂，整天在外面疯。我在哥哥的带领下，不是钻进竹林里逮蟋蟀，就是跳进稻田里捉泥鳅，弄得浑身是泥巴，成了两个小泥人。肚子饿了就跑回家来要吃的，奶奶见了直摇头，嘴里不停的唠叨：看，这两个苦瓜，弄成了泥猴，还不到河里洗一洗！竹林后面是条小河，水不深，我俩就跑到小河边洗净泥巴，回来就大口小口吞吃山芋干，奶奶在一旁看着只是叹息，不住地用衣袖擦拭眼泪。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缸里的米没有了。爸爸做长工是很少回家的，妈妈遮地主家当女佣，三、五个月才回家一次。奶奶实在没有办法，就领着我俩去挖野菜，把挖来的野菜、野葱、野慈菇洗净后，放点盐放在锅里煮着吃。吃久了，我的眼睛到了晚上就看不见东西，我年纪小，实在不懂事，哭着闹着找奶奶不愿再吃这些东西。奶奶把我搂在怀里，一串串泪珠掉在我脸上：孩子呀！你的命实在太苦了，奶奶我只要有一点办法，怎么能叫你们吃这些东西呢？最后奶奶实在没有办法，就叫哥哥领着，深夜里去挖地主地里的洋芋艿（即土豆）。洋芋艿用盐煮好了，只让我和哥哥吃，奶奶且舍不得吃一个。一天，地主发现洋芋艿被人挖过，就找上门来。奶奶对地主说：我这年纪白天走路都不方便，晚上怎能出门！两个孩子小，夜里怕鬼不敢出门，怎么挖你的洋芋艿呢？没有凭证，地主只好作罢。奶奶说，这叫做贼，一时救救急还行，偷得常了就闯出大祸来，可不得了！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去挖那洋芋艿了。

在南方，夏天的夜晚特别闷热，在外面乘凉蚊子多，睡觉在蚊帐里热得喘不过气来，奶奶领着我俩用了整整好几天的时间，将院子里的杂草全部拔掉，一到晚上点燃草堆用烟驱赶蚊子。我

们祖孙三个在烟雾中消磨着一个个夏日的长夜。

秋去冬来，天渐渐冷了，奶奶把去年穿的破棉袄找出来给我们穿上，里面没有衣服衬着，空荡荡的，寒风从外面往身上灌，奶奶就用草绳子扎在我俩腰上，就是这件破棉袄陪我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冬天。

我们长期吃糠吃野菜，所以长得皮包骨头、营养不良、个头矮小，我的牙和鼻子经常出血，夜间盗汗，晚上常常看不见东西。四岁那年，我又得了疟疾病，又冷又热发高烧，没钱给我治病，奶奶看我发病时痛苦的样子，着实心痛，但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听其自然、生死由天。

一九三五年我五岁了，年关快到时，妈妈从地主家回来过节。妈妈回来时给我带来两个熟鸡蛋，妈妈说今天是腊月二十三，是我的生日，鸡蛋是给我做生日的礼物。我出生五年了，从不知道哪天是我的生日，今天妈妈告诉我我的生日，还给我礼物，我心里高兴，美滋滋的，怎舍得马上吃掉它？两个鸡蛋珍藏了好几天，才慢慢评着滋味咀嚼着，一点、一点咽到肚里。

爸爸长年在外，我见不着他，今年也回来过年了，我对他有些陌生。他就笑吟吟的抱起我，逗我玩，哄我高兴。很快，我们父子间的距离就

没有了。过年虽没鱼肉，但全家人都在，都很开心。

哥哥九岁那年我也六岁了，父母决定让我哥哥去念书。

赵家村头有个祠堂，村里请来了一个教书先生，就在这个祠堂里，有十几个小孩在这里念书，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先生在教《百家姓》。我恋着哥哥，又觉得念书挺新鲜，所以哥哥念书，我也跟哥哥一起去，我进不了屋，就坐在祠堂门外听屋里念。所以，我不知“赵”字什么模样，却能把《百家姓》背诵出一些。

有天中午，阿哥和我放学回家，还没进门我们就叫奶奶，屋里静悄悄的听不到奶奶的回音，我俩就到里间找奶奶，只见奶奶斜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俩上前连叫带推，可奶奶仍没反应，我俩又怕又急，哭着喊着跑到赵家村叫人。父亲、母亲、乡亲都来了，可是奶奶再也没醒，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自我出生第一天起，奶奶就陪着我，把我喂养长大，听说她再也醒不过来了，我难过极了，一下扑在奶奶身上大哭起来，可奶奶却不说一句话。邻居们把奶奶装进棺材，抬到南边的山脚下，把奶奶的棺材放进了土坑里。当村邻们往奶奶棺材上面盖土时，我哭着闹着说什么

也不让他们盖土，我一直哭闹得大人们也流泪擤鼻涕，最后还是在我母亲的劝说下，人们才将奶奶埋葬了。

奶奶死后，母亲为照料我们兄弟二人，就不能再出去做女佣了，全家生活来源又只靠父亲一人的微薄的收入了。哥哥也不能再上学了，哥哥只念了两个月的私塾，从此他再也没有机会上学。

奶奶死后的两个月，爸爸又生病回家了，我不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但见他卧床不起，面容憔悴，痛苦万状。父亲病后，地主就不给工钱，我们一家人生活就成了问题，哪里还有钱给爸爸治病？

父亲的病一天天加重，母亲整天愁容满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转，只好按照基督教的信仰，跪在父亲床前祷告上帝，保佑父亲早日康复。但是上帝似乎没听见，并没有开恩，只见父亲的病一天重似一天。

姐姐和姐夫来了，他们带来了一点粮食，但对父亲的病也是束手无策。那年我只有六岁，不甚懂事，但看到父亲躺在床上呻吟，看到母亲、姐姐、姐夫着急的样子，我心里也是十分焦急。

一天早晨，母亲正坐在父亲的床上，我和哥哥走到父亲床前，父亲吃力地伸出一只手拉着我